

生/活/随/笔

龙河清韵



秦拓夫

龙河的水，清得让人心疼。站在岸边，能看见水底的卵石，圆润如美少女的脸，偶见丝丝青苔附在上面，宛若美少女的秀发。时而有小鱼游过，影子投在石上，竟比鱼本身还要清晰。这便是丰都的“母亲河”，发源于石柱土族自治县冷水镇境内七曜山南麓，经丰都流入长江的龙河。

我初见龙河时，正值仲夏。河水不紧不慢地流着，仿佛一位自知美貌的女子，从容地展示着她的姣好。两岸的青枝芦苇长得极盛，绿得浑身透亮，清风一过，便齐齐地弯腰，像是在给河水行大礼。芦苇丛中不时飞出几只白鹭，翅膀扇动的声响惊动了水中的游鱼，鱼尾一摆，便搅碎了一河金光。

龙河并非向来如此清秀。听当地老人说，从前这河水浑得像泥汤，臭气能熏得人倒退三步。沿岸的厂房日夜吐着黑水，农人们也习惯于将垃圾往河里倾倒。龙河成了排污沟，鱼虾绝迹，鸟雀远逃。水面上浮着一层污物，阳光照上去，竟显出些诡异的色彩。

如今这般光景，却是费了许多工夫。河长们日日巡查，智慧监测系统时时盯着水质变化。龙河建起了生态保护带，岸边的美丽乡村示范点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

我沿着河岸的生态绿道缓步而行。道旁栽着些本地树种，枝丫交错，筛下一地细碎的阳光。几个孩童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掠过，笑声清脆，与河水的潺潺声混在一处，竟分不出彼此。远处有老人在钓鱼，鱼竿斜斜地插在岸边，人却躺在折叠椅上打盹，显然志不在鱼，而在这一河的好水清风。

转过一个弯，河道忽然开阔起来。这里的水流得更为舒缓，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水面平整如镜，倒映着天上的云，云在水里游得比天上的云还自在。岸边立着块牌子，上面写着“龙河国家湿地公园”几个大字。牌子旁边，一丛野花开得正盛，紫色的花瓣上停着只蓝翅的蜻蜓。

我蹲下身，伸手拨了拨河水。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却不刺骨，反倒有种温柔的触感。这水已经达到了Ⅱ类标准，想起从前那些关于龙河的可怕描述，再看眼前这一泓清流，竟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河中央忽然泛起一圈涟漪，接着是一串细密的水泡。一条鱼的身影

在水下闪过，青黑的背鳍划开水面，又迅速消失。这鱼想必是久居此处的老住户了，知道人类不再对自己构成威胁，便也活得从容起来。据说龙河里现在有多种鱼，有些还是从长江里逆流而上的稀有之物。

对岸的树林里传来一阵鸟鸣，先是零星的几声，继而连成一片。有画眉、有野鸡、有斑雀，还有野生猕猴的叫声。它们躲在树枝和草丛间，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却将龙河两岸唱得生机勃勃。一只翠鸟突然从芦苇丛中射出，像道蓝色的闪电，掠过水面，又消失在另一侧的树丛里。它嘴里似乎叼着小鱼，银光一闪，便没了踪影。

日头西斜，河面上镀了层金光。几个放学归来的孩子跑到河边，脱了鞋袜，将脚浸在水里嬉戏。水花溅起来，在夕阳下变成了一粒粒金珠。他们笑着、闹着，声音在河面上传得很远。这场景若是让他们的祖辈看见，怕是要惊掉下巴——从前的龙河，哪敢让人赤脚接触？

我继续前行，来到一处河湾。这里的岸线恢复了自然形态，缓缓倾斜的土坡，上面长满了野草和灌木。几块大石头半浸在水中，两只白鹭正站在石上，单腿独立，一副超然物外的神态。见我走近，也不惊慌，只是懒懒地拍了几下翅膀，算是与我打过招呼。

夜幕降临，河面上起了层薄雾。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火，灯光倒映在水中，被水流拉成摇曳的光影。有妇人到河边洗衣，木杵敲打衣物的声音在暮色中传得格外清晰。这声音与河水声、蛙鸣声混在一处，竟成了一曲天然的交响乐。

龙河就这样静静地流着，流出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也将流向美好的未来。她美丽清澈的容颜，是对那些治理者最好的褒奖；她的生机，是对两岸农人最好的馈赠。

站在龙河口，望着这河清水汇入长江，我突然想起一个词：清韵。这龙河的清，不单是水质的清，更是一种历经污浊后重获新生的清韵。这清韵，足以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为之动容与感叹。

暮色渐浓，龙河隐入夜色之中。但我知道，明天的太阳升起之时，它又会以它动人的清韵，展现于蓝天白云之下和青山绿水之间。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逆江而行
遇诸多诗人

潘昌操

涨过水的长江才是大江
洪水淹没嶙峋河床
淹没窄窄的航道
江水带泥沙和浮木
带走一代又一代的传奇

沿着滨江步道逆江而行
湍流离去又被填充
谁也难阻挡汹涌的脚步
堤岸的侧壁上站满诸多诗人

王尔鉴一袖带着海棠烟雨
一袖里装着字水里的宵灯
日日夜夜看万家炬看一江明

带枷披发的杨慎
无端只爱长江，爱他的东逝水
爱他浪花里淘尽的英雄

东坡居士数尽千古风流人物
正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周郎雄姿英发总在小乔初嫁时

青山缭绕的路被高楼所取代
王安石立在白云之上
沉吟高处不胜寒

慢条斯理理胡须
理时间那根藤蔓
张若虚埋头问江月何年初照人

衣裾飘飘
坐在江岸边的白居易
提笔直书江南好和竹枝里的词

喜欢登高的杜甫须发皆白
衣着破烂，历尽沧桑后
只看得见无尽长江滚滚来

李白骑着千金马立在岸边
对饮后弄一叶扁舟
从滔滔江水中朝发白帝城

年少轻狂的王勃
在滕王阁里语惊四座
只留下槛外的长江，留下一个巨大的空

江水似一张泛黄的纸
写满不朽诗章
我只是看江水，不看尘世
看蘸满江水写的壁上诗句

身后三岁小女孩指着石壁
背着她熟悉的诗
问他们
都是谁

(作者单位:南岸区公安分局)

AI制图



凡/人/俗/事

仲夏絮语

巫正利

当清晨的蝉鸣响起，整座城市便浸在黏腻的暑气里。人们用薄荷味的清凉油在太阳穴画十字，仿佛与三伏天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我却偏爱这样的时节。推开窗，热浪裹挟着草木疯长的气息扑面而来，倒像是老友不由分说的拥抱。灶台上升腾的白汽与窗外暑气交织，温热的小米粥滑过喉咙，比冰镇酸梅汤更熨帖。老辈人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此时方知古人顺应天时的智慧——当天地阳气最盛时，身体却因贪凉生出寒湿气，反倒要借温热食物驱散体内阴霾。

寻一处树荫独坐。老槐树的枝丫筛下细碎的光斑，穿堂风裹着槐花的甜香掠过衣襟，这树荫就是大地馈赠的天然空调。偶尔有老人摇着蒲扇经过，笑谈“心静自然凉”，这话听来俗套，此刻有了新的注解——当不再执着于对抗暑热时，燥热反而成了生活的注脚。

躺在竹席上小憩，让风扇停摆，让空调暂歇，汗珠顺着脊背蜿蜒成河，像是身体在举行一场隐秘的仪式。那些蛰伏在关节深处的疲倦，那些淤积在脏腑间的浊气，都顺着细密的汗孔蒸腾而出。想起幼时，奶奶总要在三伏天晒晒背，她说这是“以热逼寒”。此刻蜷在钢筋水泥浇筑的格子间里，竹席的凉沁与暑气在皮肤下角力，忽然懂了奶奶蹲在老瓦房檐下晒背时，那声“伏天不捂，冬天遭罪”的絮语里，藏着怎样与节气和解的生存智慧。

记得某个深夜，被窗外牛蛙的嘶吼惊醒。那声音粗粝如破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若是往常，怕是要抱怨这扰人清梦的聒噪，彼时却只觉得有趣。黑暗中摸索着倒了杯温水，听着蛙鸣渐次平息，忽然想起《浮生六记》里“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的闲趣。换个心境，恼人的喧嚣也能化作生活的诗意。

暑气渐浓的日子里，我尤其爱去菜市场转悠。男性菜贩们赤着胳膊，女性菜贩的汗珠打湿了围裙，但他们都整天乐呵呵的，相互开着玩笑，让人感觉他们卖的不是菜，而是沾满晨露的鲜活日子。买两根带着泥土的黄瓜，回家用冷水浸着，不管凉拌还是切成短节蘸酱，吃起来都清脆爽口——跟雪糕雪糕等冷饮比较起来，最解暑的，从来不是工业制造出来的凉意，而是对原生的生活最本真的热爱。

难忘去年夏至，偶然遇见一只蝉的蜕变。那只褐色的蝉壳固执地攀附在树干上，蝉的新体却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它缓慢地舒展翅膀，像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我忽然明白，盛夏的炽热原来是生命破茧的催化剂，就像我们总要经历些滚烫的时光，才能完成自我的蜕变。(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心/香/一/瓣

野菊攒花苞

赖永亮

暑气蒸人，路边的那些无名小花，开得急，败得也快，像毛头小子一样莽撞。可一入秋，道旁一簇簇的野菊就显出一样来了：它们不慌不忙，也不急着凋零，只是悄悄地在枝头上攒起一粒粒青绿的小花苞，米粒似的，密密麻麻，像一群默默守约的老伙计。

每天回家路上，我总忍不住蹲下来，细看这些攒聚的小疙瘩。它们虽小，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有的花苞还紧紧裹着青皮，像穿了件厚棉袄；有的裂开了一丝小缝，透出点嫩生生的白，里头像是藏着个小小的梦；更多的则圆鼓鼓的，硬实得像颗小青枣核，憋着劲儿攒力气，就等时辰一到，好舒展开。

伸手摸摸，枝梗糙手，花苞硬挺，指尖能感到泥土的凉气，还有那股子不肯弯折的韧劲儿——这些野生的花儿，它们多像乡下妇人，把一分一毛的硬币，珍重地塞进贴身的小布口袋，在日子的缝隙里一点点积攒着分量，也攒着对往后日子的念想。

忽然想起小时候。立秋之后，吃过晚饭，祖父总爱在院子里踱步。他微微仰起头，眯眼望着天念叨：“天该凉快喽，庄稼也得养养膘，好‘收’哩！”那时候父亲听了常笑他：“节气归节气，活计归活计，哪用这么当真？”父亲说得没错，可祖父那份对天时、对土地的诚心敬意，却像这野菊的小花苞，无声无息地攒进了我心里，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褪色。

蹲得久了，腿脚有点发麻，我慢慢站起来。我们平日里奔忙，就像暑天里那些匆匆开败的野花，常常忘了，生命有时也得像这立秋后的野菊，得学会“攒”的本事——默默地收拢心神，积攒力气；在闹哄哄的世上沉静下来，为下一次开花，深深地埋下根。

我想，这恐怕就是祖父总也忘不了的“养收”两个字里，藏着的那些老辈人传下来的道理吧。恍惚中，我仿佛又看见祖父，在秋收前夜的田埂上站着，他手指搓着沉甸甸的谷穗，目光仔细地掂量着收成——那样子，跟眼前这些攒聚的花苞，像极了。

花苞攒着秋光，祖父攒着年景，母亲攒着腌菜坛子里那咸津津的日子：都是在这绵长的光阴里，一声不响地积攒，默默地守候。

花苞们就那么沉静地攒着，攒着，直到霜降那天，它们终于会“哗”一下打开，把攒了一季的亮堂和好颜色，一点不留地撒给这深秋的人间。

小小野菊，攒劲开花，也藏着一个世界最朴素也最实在的道理——你不声不响地积攒，时光自会把所有藏着的力量，酿成最应景、最醇厚的芬芳，大大方方地捧给天地看。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

